

根据当年规定,下农村的学生必须自己到县知青办报到。没有办法,只能挺起来,我起了个大早,在一月十日那天,背着一个旧书包,手里提着用白纱布条一道道扎起来的几十包草药,跟着自己的祖母,从十六铺坐船,到堡镇汽车站分手,我独自一人到陌生的崇明南门县城办理知青登记手续。

在一间空荡荡的知青办公室里,我受到一个姓余的负责人的接待。她粗眉大眼,说话爽朗,一口上海话,使我觉得亲近。她自我介绍说她也是上海知青,代表县知青办欢迎我到崇明来。她款款而谈,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,知识青年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有可为,下去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知青办公室反映。她说得鼓舞人心,爽朗的声音在那个办公室里回荡。可她哪里知道,此时的我正强打着精神,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。我朝她笑笑,点了点头。这时,她注意到我手边的一个大包药,问我这是给人带的吗?我说,是我自己吃的。我告诉她,我来农村是养病的。她像是吃了一惊,就没再说下去。

趁着还有别的知青前来报到,我在长椅子上歇了一会,接上了力,才站起身走出了门。

出县府大门,绕过高大的影壁,壁下左右两侧有对称的六个下马石桩。影壁外就是宽阔的县府南大街,地面一色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,蹒跚行走走在上面,过眼老街黑色的瓦房白墙粉黛,一条条狭窄的马路,感觉到老城历史的沧桑。



## 榉榆树下

■ 王以京

一步步走到城西南角的汽车站,上了南堡线的车。汽车在简易的石子公路上颠簸,车后不断扬起黄色的泥尘,把后窗玻璃都糊满了。近一个小时,才到了堡镇。再从堡镇车站排队买票,等候发向东去陈家镇的车。发车已经是下午三点五十五分了,时值一月,天黑得早。待上得陈堡线的车,软软的太阳落山了。汽车发动起来,摇晃着开出车站,车轮下扬起的黄尘将残阳下最后一抹余晖都淹没了。

算算我是一早五点离开上海家门的,坐汽车到东昌路渡口,过了摆渡到十六铺大码头乘船,十点半左右到南门的,到陈家镇车站已经是天黑的五点多,农村的交通竟如此不便。我从喧嚣的城市到热闹的县城,又来到了县城一百多里远的东部集镇——陈家镇,整个人像突然被遗弃在荒野一样的感觉。车停客散,这时候,除了几个招呼载客的骑二等车的人以外,镇上都已经关门闭户完全的冷落了。这一天的十二个小时中,变化多大啊!这便是农村么?但我,我还没到家,老家还在六里路以外,那里更是真正的落乡。

小伙子哪里去呀?乡音浓地飘来,是骑车的来拉生意。我答,朝阳,十渡东界。问价钱是贰角。其实,不管什么价,我都得坐。好,先坐好。对答间,我吸进一口凉风,透心的冷。我一手抓住手里的药包,

颤抖着坐上了二等车。骑车的中年人问,你是十渡河东何人家?我说,王家。噢,是王志昌的宅上,一宅的榉榆树。我说,是的,他是我公公。骑车人说,陈家镇方圆二十里,没人不知道王志昌的。我问,那为啥?嗨,他人好,是这里的有文化人。骑车人又问我,是来看看老公公的?我说,我是来插队的。噢,你是回乡知识青年,远所在不去,到公公阿婆身边来了。嗯嗯,我连声说是。正说间,一会就骑到了十渡河岸上。下车走过歪斜的木桥,就是南河沿了。天黑乎乎的,泥路高低不平,我只能下车复再上车。这样走走又停下,骑车人又向东带了我一段,就到了我们老宅正南面。

老宅近在眼前了。向北走二百多米就到了,只是狭窄的明沟沿,骑车不方便,我让二等车在南河头打住,付了车钱,自己走下了河头。

黑切切地摸进了宅,祖父母早已在等我了。“啊呀,晓得你就要来了,我和你阿婆等了又等。”祖父关切地问,“怎么弄到这么晚才到?”我说,“这路七里八弯的不好走,还叫了二等车呢。”

我放下书包,这时感觉真累了,就在台子边的长凳上坐下。煤油灯下,祖母忙着踮起小脚,从灶上的汤罐里给我舀出热水;随后,祖母绞一把热汤热毛巾,就给我擦脸。我拿住毛巾,自己擦起来。热毛巾使人舒服,像把周身的寒气都驱

散了。祖父说,“崇明岛东西狭长,县政府又在西部,所以这趟路要百把里啦。”

我翻出书包里还有半个淡馒头,放在台子上,人昏沉沉的,不想吃任何东西,只盼着能躺下来。

头枕在枕上,耳朵里轰轰直响,眼皮耷拉着睁不开。祖母给我盖上被,说,“都是你公公白天刚刚晒过的。”我闻出来,松软的棉被上有股太阳香的味道,仿佛又听到祖

父母从场心的帘子上收被进来的脚步声。

这一日,是我生病的两年多来,出门时间最长,走的路最远,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。过去盼着学校的寒、暑假过得越慢越好,可以在祖母身边多待一段日子;现在开始,我便要在这屋里长久地生活下去,我的前途就在这里,就在这里里外外种满了榉榆树,四面水沟环抱的老宅上了。(上)

### 二十三、真的吗(四)

第二天糖糖醒了,要水喝要饭吃。看她的样子,好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“感觉好点没?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我好了,除了头还有点疼。”她说。

“那就好,以后别喝那么多酒啊。”其实本来我想说为个烂男人喝醉酒太不值得,不过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宿舍还是少出现“男人”这个词为妙。

“昨晚对不起啊,我手机恰好没电了。”糖糖歉疚。

“没事啦,都是手机不好,待机时间太短,不怪你。”我像哄小孩子似的安慰她。对姐妹,尤其是心情不好的姐妹,咱必须无原则地迁就。

“其实本来我不想喝酒的,可一下子觉得心里很空,难受得不知道要怎么好,就走啊走,看到好德,突然很想醉一次,后来喝着喝着就醉了。”

“还说呢,以后别这样了啊,吓死我们了,都快报警了。你一如花似玉的大姑娘,喝醉了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昨天的事儿就这么过了吧,让坏人抱团取暖去吧。糖,我去给你煮点粥。灰灰你去烧点水,小微你先去削个苹果过来。”勤劳的小美发话了。

大家按照小美的指示分头行动起来。

坦白讲,这件事之前,我是很相信爱情这回事的。曾经我以为铁定会走到幸福终点的一对,现在却分手了,而且原因是那么不堪。

我不知道,七年之痒怎么就又不能免俗地痒了呢?人生中有多少七年,而且是最好的七年?七年里我们和这个人一起,从高中毕业的小屁孩儿到进入职场的成年人,我们一起长大,一起经历快乐,一起承受痛苦,怎么能一下子说散就散了呢?难道七年的感情都敌不过一个新鲜人?难道我们拼不过姿势,还拼不过知识吗?

可事实是,我们最终还是败了!

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,还是感情本身就是不堪一击的?

### 二十四、余波(一)

为什么才过了一个周末,我却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,精疲力尽?

一个上午都蔫蔫的,没有精神,和我平时活蹦乱跳的风格非常不符合。林天涯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,但是又不敢问,只能时不时地给我讲笑话,试图逗我开心。

可是,贴心的林天涯同学,你讲的笑话都太冷了,一点也不好笑。

中午林天涯大手一挥说咱不吃盒饭了,请我吃顿大餐,以慰藉我不知道为什么受伤的心灵。虽然没什么情绪,但对同学爱,我不能辜负。

居委旁边有家韩国料理,据说是个韩国人开的,所以味道还蛮正宗。饭间林天涯很感兴趣地没有追问我情绪低落的原因,也忍着剧痛任由我点了一盘又一盘五花肉。我默默地吃着,在吃到第五盘的时候,我终于吃撑了。当我不顾形象地打个一个饱嗝之后,我才觉得心里面好受了一点,好像郁积在里的情绪也随着这个饱嗝散去。

看来要安慰一个人的心,先要安慰她的胃啊。

“叶班长,虽然咱俩熟,可你也要顾点形象吧,你这喝打得,也太乡土了!怪不得嫁不出去!”林天涯忍无可忍。

“林天涯,今天你仗义相救,我铭记在心,改日必涌泉相报。”你就毒舌吧,咱就不接招。

“侠女,报恩就免了,你少挤兑我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林天涯应道。

“好吧,以后我会尽量注意措辞和语气。”吃人家的嘴软,咱就暂且答应。

路上我买了可爱多,给林天涯一个,算做回报。

“林天涯,你和你女朋友谈了多少年了?”我问他。

“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”

## 甜酸苦辣“徐闵线”

■ 黄发明

提起公交车徐闵线,改革开放前的终点站设在徐家汇,改革开放后,因规划建设徐家汇高档商务区,搬到平江路去了。

“徐闵线”三个字中有个“线”字,所以,那时的徐闵线不属市内公交车,而属于长途车,不通用公交月票(一种月费制价格优惠的市内公共交通卡),因为这条线路,不通用月票,远在闵行工作的几十万职工,就不能每天回家,如果,天天买票乘车,车费难以承受,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钱,要用在车票上,生活也成问题了。于是,职工们都住在工厂的单人宿舍,只有到周六下班(那时没有双休日),用厂里的货运大卡车,把职工送往市区,周一大清早六时,再定点上车,把职工接回工厂上班,一周一次。那时的徐家汇——闵行之行,除了这条徐闵线,没有任何其他公共交通。

徐闵线不通用月票,很多家庭有困难,而得不到亲属照顾的家庭,就引发种种矛盾,而这些矛盾,都由徐闵线产生。

很多职工不安心工作,个别的或组团的,多次去市里有关部门上访,要求通行月票;有些工作时思想不集中,引发人身工伤事故和工件做坏报废等情况;有的职工的年迈多病的父母,拖着瘦弱身躯,从市区到工厂路远迢迢向领导哭诉,要求将儿女调往市区工作,对父母有照顾,有的有病,有孕的妻子,带着孩子,挺着大肚子,来到



香溢姊妹花

汤啸天 摄

## 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尚长荣

工厂要求将丈夫调到市区工作,好照顾家庭,不少职工无奈之下,把年迈父母和年幼孩子带到工厂,一起住在单位宿舍,一只三尺双层小床,要睡几个人,特别在夏天,没有风扇,还要挂蚊帐,浑身出汗,无法入眠,生活之艰难,难以想象。

那时的职工,是不能私自离职、辞职的,没有组织同意,根本无法另找工作单位。

一声春雷,大地复苏,改革开放春风劲吹大地,开放的市场经济代替了僵化的计划经济,大大地激发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,释放和发展了生产力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,思想解放,生产发展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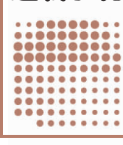
经济增长,生活改善,在这个前提下,几十年未解决的徐闵线症结终于迎刃而解,归入市内交通,通用公交月票,一好万好,许多过去不能解决的矛盾,也都迎刃而解,闵行广大职工欢欣鼓舞,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。

改革开放带给人们实实在在的幸福,看看眼下的便捷繁荣的交通,不但从徐家汇到闵行,开辟了多条公交线路,更有快速、舒适的地铁一号线。

新中国七十年变迁,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变,甜酸苦辣徐闵线啊。说不尽的幸福,唱不完的歌儿,千言万语一句话:改革开放好。

连载小说

LIAN ZAI XIAO SHUO



匆匆

■ 叶一舟

